

January 1934

歷史上的南北文化觀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歷史上的南北文化觀。《嶺南學報》，3(3)，7-25。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3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第一編

第一章

歷史上的南北文化觀

國人對於南北文化的研究的興趣比較的增加和濃厚，雖是最近的事，然而這種研究的發生和發展，似有了悠久的歷史。傳說帝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南風歌之傳說有三：一為禮疏所說的南風歌，一為琴操所說的南風歌，但是最流行的，要算尸子所說的南風歌。其歌曰：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南風本來是針對北風的，南風是從南方來，北風是從北方來。要是南風可以使人民的財力增加和興盛而得到生活上的充裕，同時又能陶養人民的良好情性，那麼從南方而來的南風當然比起北風為好。但是事實上南風之來，不但是南方人能夠享受，就是北方人也能夠享受。而且在帝舜的時候，所謂中國的南方，簡直就是沒有開闢的蠻夷的地方，要說這個南方因為得了南風的霑被，遂使其文化較北方為好，那是無論是誰都難相信的。所以嚴格來說，帝舜的南風歌在南北文化的觀點上看去，當然沒有什麼意義的。

又如易裡說：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莊子天道篇所謂

「明虛靜恬淡寂寞無爲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至樂篇所謂南面王樂，和韓非子論語各處所說的南面，均含有向南以治，向北以事，而表明多少北優於南的意思。然而事實上所謂南面北面的真諦，不外是人君和人臣所應當處的位置，正像荀子大略篇所說：「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的意義一樣，在南北文化的觀點上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

此外又像易繫辭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後來有些人以爲所謂衣裳之治，是表明南北文化的不同。他們以爲衣字的下半當就是北字，古代北方的人開化較早，故有冠服；南方的人，因爲沒有開化，所以多數裸體文身，故衣字象北方人之戴冠一樣。原來衣服冠帶的製作，及其差異，可以表示某種民族的文化的程度；因爲衣服冠帶不但是表示人類文化在物質方面有了相當的進步，而且可以表示在社會習慣精神思想各方面的發展。同時在中國的古書中之說南方民族之裸體文身者，雖非沒有，但是若說衣裳之治，就是所以說明北方文化之別於南方文化，未免太過勉強。要是黃帝堯舜之治，是衣裳之治，那麼在他們統治之下的中國的北方，固有衣裳之治，難道南方就沒有衣裳之治嗎？若說這個沒有衣裳之治的南方，不算作他們所統治的中國的一部分，那麼這個南方就不能叫做中國本部的南方；這個南北文化的差異可以說是中國文化和其他的文化的差異，而非中國本部的南北文化的差異。若說中國的南方沒有衣裳之治，而成爲南北文化的差異，那麼中國的北方以及東方西方也可以說是沒有衣裳之治。王制豈不是說過嗎？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到了周秦的時代，思想發達，學者蜂起，南北文化的差異雖有不少學者說明出來；但是他們的見解，多數是片斷的。比方論語所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並非說出南方北方的不同。○中庸裡說：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這不過是從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的不同來說，於文化全部上沒有多大意義。又如孟子說：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以及

『今也南蠻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這雖然說明南方和北方的語言及學問的不同，而表示南方的文化，遜於北方，但是學問和語言，只能算做文化的好多方面之一二方面。○而且孟子的偏見太深，說話未可盡信。○我們知道在孟子時代的楚，從文化的全部來看，也許比不上北方，然而在語言上，却不像孟子所說那樣鄙陋。○其實屈原宋玉那些文章和音調比之北人，恐怕是有過之而沒有不及的。

孟子以為南人不曉得先王之道，而在莊子的書中，我們隨處又可以找出南方人之鄙視北方人。○比方在莊子的書裡，我們找出下面二段故事。

溫伯雪子（按溫乃楚人）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

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田方子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天運篇）

此外又如天下篇裡所舉出的南方之墨，均不外是就南北人的性格或學術方面來說，並沒有對於文化的其他方面說出其不同。至如他說「南方有倚人焉，南方有無窮而有窮，以及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這也均對於南北文化無大關係。

左傳之說及南北方的部分方面的差異處，也很多；比方晉人聞有楚師而恐慌起來，師曠對他們說：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這樣的推算太過神秘了。又如成公九年，載晉侯問鍾南冠而繫者誰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又哀公十二年，衛君習吳國的言語，而書為效夷語。吳人伐郟而書為蠻夷入伐。（成公七年）均是片斷的表示南方的文化，不及北方的文化。這與國語晉語裡所謂「楚為荆蠻，楚為蠻夷，」一樣口氣。

戰國策載南北文化的部分的差異的也有很多地方。比方在楚三裡，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談話：

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

又如楚不稱中國，楚荆宣王稱長照奚恤為「北方之長照奚恤」(楚一)，也是明白的告訴我們，南北的人民有了差異之點。然於文化方

面沒有什麼意義。他如蘇秦張儀一般遊說之士，無論是到那一國，都必指出其地理的優勢，物產的豐富，以及人才文物的繁盛來，做他們遊說人主的理由。從這些的言論裡，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南方和北方，在地理物產以及人才種種的不同，可惜他們的目的是注重於博得人主的清聽，結果是常常中了言過於實的病弊。

除上面所說的以外，周秦時代的書籍，如呂氏春秋，如荀子所謂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等之說及南北文化的部分的不同者，並非沒有；但是這些片斷的記載，每每令我們不能滿意，我們只可從略罷。

漢代之說南北文化的不同，比較詳細的，要算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傳。可惜這裡所說，也是紊亂沒有系統，關於北方的文化，我們找出下面數段話：

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綦置。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邠。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憤，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其民剽悍不均。至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慄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

俗猶有趙之風也。……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鬥，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陶睢陽亦一都會也；……其俗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畜藏。……

關於南方的物產風俗，他說：

江南出稻，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楚越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精聚。……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虛，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繪以北，

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兩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鄧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大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蠶蠶之物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一都會也，珠璣犀瑁璆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太史公更將上面所說的南北物產風俗的不同而給我們以一個總論：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昔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患，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

太史公很明白的感覺到地理歷史人口物產各種要素之影響於風俗，從上面數段話裡，特別是最末一段，我們且可以明白他對於南北兩方的地理物產人口歷史風俗種種的不同，能夠說明出來。可惜這裡所說的話，根本是以經濟方面為立腳點，而對於文化的其他方面，如學術思想，社會組織，政治制度，種種，沒有注重。而且嚴格的說，他

所說的南北的差異，除了注重經濟一點外，好像是從中庸的南方之強，和北方之強，以及孟子所謂南人不得先王之道，推衍出來。而且貨殖傳一篇並非專爲着說明南北的差異，其實是爲着各都會各侯國的物產風俗的不同而作，所以在敘述方面，也是沒有系統的。

太史公對於北方的侯國，雖屢說得乎先王之遺風，然他對於南方的文化，却沒明白的蔑視。這個原故，大約由他注重於物產，和人民的性格方面。名義上在漢朝的極南，雖已入了中國版圖，但是事實上南方的文化，老是比不上北方的文化。對於這種事實上的認識，我們可從越王趙佗的報文帝書見之。他在這篇書裡，還自稱爲南蠻臣佗。他說：

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聽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色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者，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

永嘉之亂，晉室南遷，遂有南朝北朝的區別；南朝爲漢族所統治，而北朝爲外族所統治。事實上南北朝因爲種族的不同，文化也有了不少的差異。然這個時代中之能對於南北文化的不同，而做深刻的研究和記載者，也不多得。我們覽閱這時代裡的著作，比較上對於這一點的表示爲詳細者，要算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可惜顏氏這本書的目的，乃在於訓諭子孫，表揚家風；故其所說，大概偏於禮俗小節，而非對於這時代的文化的全部，或是比較重要方面來說明。今且畧抄數段於后：

江右不諱庶孽，喪失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蟲，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鬩之恥。河北鄙於側室，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後娶篇）

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江東婦女，畧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頹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汝之。河北婦人，織紉組紃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也。（治家篇）

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事不得已，乃陳文墨，悽悽無言者，須

言闊闊，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江南餞送，下泣言離，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歡笑分首。……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以往，高秩通呼爲尊，同照程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皆稱族人，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答云，骨肉易疎不忍言族耳。……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音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期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江南風俗，兒生一期，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用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貧廉愚智，名之爲試兒。……北人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父爲兄，託子爲弟者。（風操篇）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濁而北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爲優，閭里小人，北方爲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隔垣而聽其話，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以錢爲澁，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音辭篇）

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遽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射冠冕，儒生多不習者。……河北文士，率曉兵射。
(雜藝篇)

我們已說過，太史公雖對於南方和北方的各侯國的天然物產上特別注意，然南方和北方的區別，在貨殖傳裡殊欠明白。在顏氏家訓裡對於南北的分別，雖很明白，但是這些的差異，多關小節；而這些小節。若是詳細研究起來，不但是南北兩方有了差異，就是南方的本部，或是北方的本部的各處，也有不少的不同。而且晉室南遷，中州（北方）固有的文化的嫡系，也在南方。顏氏書中，每每爲北方的風俗辯護，以爲得乎古者遺風，而含有蔑視南方之意，好像存著偏見。

在南北朝時代的學者，對於於當時的南北文化的差異上，能夠注意而著之成書者，雖不多見，但是後來學者之指明這種差異者，却是很多。比方唐時李延壽作北史儒林傳裡，曾指出南北學派的分派。

『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始終，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在文苑傳裡，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記載：

『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

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延壽所說，是偏於經學文學方面，從文化的觀點看去，範圍當然很狹；然對於南北的區別上，却能明白指出。又如杜佑通典卷百八十二，敘述關於永嘉以後的文運的向南發展：

「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揚州）之爲盛；今則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

然而在唐時代的南方，特別是極南的湖廣，嶺南還是被視爲沒有開化的地方。韓愈的「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名句，和他到潮州後的謝表，顯明的看不起嶺南。又如柳宗元送李渭赴京師序裡說：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出荔浦，（屬廣西桂林道）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

在他與蕭翰林俛書裡，柳氏說：

「居蠻夷中，（按當時在永州）……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缺舌啞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嘍嘍，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

至像李德裕之被謫到瓊崖的詩，更是愁洩言表，他的詩是：

「獨上高樓望帝京，鳥飛猶用半年程；江山只恐人歸去，百匝千迴遶郡城。」

「一去一萬里，千之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

南方簡直是鬼門關了。

（唐劉恂有嶺表錄異之作，然裡面所載，於南方文化沒有什麼關係。）

晉室南渡之八百年後，又有了宋室南遷，而成爲南宋。因爲北方

既被外族所佔據，南北的文化的差異，當然會像南北朝的時代。可惜在這個時代裡的學者，能夠像顏之推一樣的說明兩方文化的不同的人，也找不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裡所說的南北對比，不外是歷史上的陳迹。他在梁記十九說：「自晉室渡江，三吳最爲富庶，貢賦商旅，皆出其地。」又如薛居正舊五代史卷百三十五記陟，(劉襲)……每對北人自言「家本咸秦，恥爲蠻夷之主，」歐陽修著新五代史記說：「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或當時仕宦遭亂不得還者，皆客嶺表。」(卷六十五南漢世家)這些通通是說明歷史上的南北的差異。

此外又如曾鞏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裡所說：「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程伊川所謂「西北東南，人材不同，」均是籠統之言，沒有指出兩方的異處。至於蘇東坡被謫南遷時代的詩詞，及其謝表裡所說，「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不外是述德裕的口氣。他如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對於南方的物產風俗，雖有敘述，然對於南北的對比上，也沒注意。

元代蒙古入主中州，對於漢人的待遇上，很不平等，色目南人，這些名稱，都是用以區別北方民族的事實。這時的南方的文化，或是漢族的文化，是駕乎北族之上的。就是濱海的嶺南，也逐漸習染中州的文化。所以吳澄在廣州學雲章閣記裡說道：「今之交廣，古之鄒魯。」然元代學者，對於南北的對比的言論，殊不易找。最可惜者，像托克的宋史，對於宋南遷後的南北文化的不同，也沒有明白的解釋。

明代學者之對於這個問題的言論頗多，嶺南的邱濬尤值得我們注意。邱氏生長中國的極南的瓊州，瓊州素爲海邦鱗介，所以在邱氏的著作裡，處處可以找出爲南方文運表揚的言論，而注意於中國文化的

向南發展，以及南方文化的特殊。他少年的五指山咏有：「疑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之句。長年游京師又有南溟旬賦之作，均是爲了南方文運辯護而作。他嘗以爲「三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看張文獻曲江集序）然自曲江以後，文運日趨於南。其論中國南方文化的發展，及其發展的原因，有了下面數段話：

「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於東曰漸，於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於南北則止曰暨，而不言其地。可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爲之限量也」。（大學衍義補卷二十六內夏外夷之限上）

「是以三代以前，茲地（指嶺南）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時也，南蠻之習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章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之族，多徙於南，與夫或宦或商，戀其土而不忍去，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聲相聞矣，衣冠禮樂，班班然盛矣。北學於中國，與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天府，列宦中外，其表表者則又冠冕玉佩，立於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矣。」（廣州府志書序）

他又以爲南北兩方因地理的不同，而影響於文化。他說：

「天下之山，皆發源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天下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滄溟以爲海。廣南居海之間，受天地山川之盡氣，氣盡於此，而重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是皆他處所未曾有者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習，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小墟輿也。……廣郡地志，唐以前僅

附於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而畧而未詳也。入皇朝以來百年於此，天地純然之氣隨機而南流鍾於物者猶若鍾於人者，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化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廣州府志書序）
邱氏很明白的指出中國的文化是由北方而趨向於南方，他又指出南方和北方因為地理上的不同，而影響到人物的各異。而所謂氣盡而重泄之，又是推料南方的文化之將興。重泄的文化，照他的語氣來看，當然是由南方而趨到北方，這正與他的遙從海外數中原的意相合。不過邱氏既不明白的說地理上的不同，而影響的南北文化的異點如何，而所謂重泄的文化是什麼文化，也沒有明言。其實他的全副精神，是想使世人知道南方的文化，是逐漸的要和北方並駕齊驅，而且他所說的文化，又不外是指着文運人材和相業而言。而人才相業和文運從文化的觀點看去，又不外是很多部分的一部分罷。

此外又如章潢在其圖書編裡也有很多地方說及南北文化的對比，以及中國文化的由北趨向於南。他說：

「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之年方長；至於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卷三十四統論南北形勢條）

「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于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於隋唐宋朝，風教滋美，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全上論東南古今盛衰條）

「晉之渡而東也，收數十代之衣冠禮樂，生聚長養其中，彼號為中原者，方且淪於戎馬荆榛之域，故相懸也。其後宋又渡而南也，舉數百年之皇圖帝籍，以保有億萬之命，彼號二京者，方且盛穹廬旃幕之場，故益遠也。」（卷卅六三吳風俗條）

這和邱潛的見解，大致相同。到了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黃宗羲王船

山對於南北文化這個問題，均有意見發表。顧氏著東南形勢論，以為以地勢言，自古以來，皆以北取南易，以南取北難。他曾在華北置了不少的田畝，有些人說這就是他預備將來用以做揭竿舉義的根據，但在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裡他說：

「自昔以雍冀洛河為中國，楚吳越為夷，今聲名文物，反以東南為盛，大河南北，不無少讓。何客有云：此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卷一地脈條)

在他的日知錄裡，他又論及南北風化之失。他說：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鬪很切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黃梨洲的宋元學案及明儒學案對於這三個時代的各方學派，及其思想，分門別類，為中國學派上最有系統的著作。從這兩部偉大的著作裡，我們當然可以找出南方和北方的學術思想的不同。可是梨洲著書的目的，並非說明南北的學術思想的不同，好像只在他的明夷待訪錄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話：

「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為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又經流寇之亂，煙火聚落，十無二三，生聚教訓，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置篋也。今夫千金之子，其倉庫置篋，必身親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僕妾以倉庫置篋，

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與？」（建都）

王夫之在他的思問錄也有了差不多和梨洲同樣的意見，他在思問錄的最末一段說：

「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麇聚鳥集，非必日照月臨之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也。既人力所不通，而彼方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徵之。迨此之盛，則彼之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從知之也。以其近且小者推之，吳楚八閩，漢以前夷也，而今爲文教之藪；齊晉燕趙，隋唐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鈍駸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謂南人作相，亂自此始，則南人猶劣於北也。洪永以來，學術節義，事功文章，皆出荆揚之產，而貪忍無良，弑君賣國。結宮禁，附宦寺，事仇讐者，北人尤爲酷焉。則邵子之言驗於宋，而移於今矣。今且兩粵滇黔漸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風俗人心益不忍問，地氣南徙，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易曰：乾毀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滅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毀矣。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雖謂天開地闢於軒轅之代焉，可矣。」

顧黃王三氏都感覺到中國的文化，是由北趨南，然除了黃梨洲外，顧王兩氏，都相信天運之說。所謂天運循環，地脈移動，彼此乘除之理；所謂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均是中國人的歸諸天命的愚見。而且他們三人，對於南北文化的橫的方面的異處，均沒有明白的解說。

他如趙翼所著二十二史劄記和他的陔餘叢考特別對於宋代北方的

將才，和世家之官於朝者之因宋南渡而從行者，詳為考證。他的結論，是宋的南渡，諸將立功，雖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這種研究雖非直接說明南北文化的異同，然於中國文化之由北而向南的趨勢上，却有不少的幫助。此外又如道光年間吳錡所著前因時論，對於南北的對比上，多所論列，今且錄數段於下：

「且夫天下風俗，不出於奢與儉二者，而利皆足以動之。東南多尚奢，西北多尚儉；奢則不自愛其財，至於財盡，則必思所以求之。儉則自愛其財，至於財不贍，而求利之心熾，乃因以愈急。其弊皆中於好利。」（因時論九）

「國家用財，饒於東南，東南民溢地寡，而田不足給，西北蕪地多不治，民皆遊手坐視，無以為生。此生之者未得其道也。」（因時論十）

「北方沙土，歲不挑澆，水道淤塞，夏秋陰雨，水無所儲，民罹其害。……北方畝數大南方倍蓰，……南方耕田，按其時以致民力，北方之田每至播穀輒下稻，聽其成熟，民皆遊手無所事。」（因時論十二）

他又指出南北互選的弊害，因為南北兩方相隔太遠，地理不同，諸多不便，而主張仿宋朝的南北分選。不過這種的解釋，太過斷片瑣碎，故只好從略。又如王韜著變法自強下有了下面一段話：

「居今日而論中州大勢，固四千年來未有之創局也。我中朝素嚴海禁，閉關自守，不勤遠略，海外諸國，至中華而貢獻者，來斯受之而已，未嘗遠至其地也。以故天下有事，其危常繫西北，而不重東南。……不知時之所尚，勢之所趨，終貴因事制宜，以權達變，天時人事，皆由西北以至東南。」（弢園文錄外編卷二）

他雖看見海通以來，東南日趨於重要的地位，然而南北兩方的不同，却又沒有明說出來。

此外又如署名爲太平洋客者著有新廣東一書，這本書好像是寫於九龍和與英國的時候。著者主張廣東有自能獨立的性質，其理由是無論在地理戶口財力，而特是新時代的人才，廣東都佔優越的地位。所謂新廣東，不但是要新時代化，且要是廣東人之廣東。所謂廣東人之廣東的意見，這裡可不必提，但是所謂新時代化的新廣東，似有介紹的價值。

『廣東通商最早，風氣最開，其能通外事知內情者，所在而有。故自有洋務以來，其變國政之形式者，若開平礦務局，招商局，製造局等事；變國民之精神者，若開報館，開學堂，開學會，開國會等事；無不發起於廣東人之手，而他省無聞焉。其在中國之內部如此，若夫在海外者，除福建人外，則皆廣東人也。間有能談時事開報館遣子弟入外國學堂者，惟廣東人爲多，而近年又有一大會以團海外數百萬人爲一體，講愛國愛種之策，儼成一外中國新中國焉。於是中國全部之事幾於有廣東人則興，無廣東人則廢。外國人之論中國者，輒謂命脈在於廣東，非虛語也。』

這樣說法，未免過於誇大，然而廣東文化之異於國內其他的文化，未嘗沒有多少意思。可惜作者的省界的觀念過深，故對南北兩方的文化的不同的研究，沒有注意。至於像著者在該書第四節所說：『今夫中國之人，北方則貪於權勢，以官而至富，南方則習於奢淫，以富而得官』的南北各異，從文化全部看去，只能算作滄海之一粟罷。